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渠摘稿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鉸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舉人臣張曾秀

翠渠摘稿卷三

明 周瑛 撰

記

溫明堂記

予知廣德州既三月婦吳氏夜夢過于祠堂之下見先祖困翁在座婦瞻拜成禮翁問曰瑛何在曰在堂翁曰此六大字可付瑛此甚善婦展視之乃玉鏡字也夙興

婦述以告予予曰此宗廟神靈有以告我矣夫玉欲吾溫也鏡欲吾明也使吾溫以接人明以處事茲固所謂甚善者予婦曰子於溫明何如曰吾接人未嘗為悻悻容然嫉惡太甚見不善則怒怒則疾言遽色而不自知此有害於溫處事未嘗挾私心然每別白是非或參以已見時於民情物理容有未合此有害於明婦曰溫不足而人惡之明不足而人怨之惡且怨禍所集也子其慎之予曰氣平則貌溫心虛則理明自今以往吾當養

吾氣而使之平庶不害於温廓吾心而使之虛庶不害於明不然是予勇於悖祖訓而貪禍于州之入也因以温明扁吾堂且記其事以自警

考功司題署記

成化甲午冬瑛奉州政入吏部以聽黜陟時考功長佐吏若楊君宗器陳君朝用閻君光甫邵君日昭皆舊識也初相見言不及私及考課畢乃進予言曰衆於考功署共扁曰居敬窮理子為嚮裏之學幸有以告我子謝

以不敏諸君固請予曰吏部為六曹之統而考功乃吏部之要司也易稱否泰由於君子小人之進退盖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外君子内小人為否考功定黜陟乃君子小人進退之門也惟居敬則心常惺惺始可以窮理惟窮理則君子小人決擇精審而不至於混淆昔有宋諸君不足以成三代之治而追議之者皆致憾於秉軸諸君子也然則考功署扁曰居敬窮理知所本哉諸君皆曰周君言是也請書于是以聽羣吏以裨庶政以佐

于邦治而覲厥成功扁作於諸君入署之始記作於擬獻績入部之始

王修撰墓記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仕建文朝為文字官素有氣節未幾文皇帝南廵原采募丁壯廣德後自經死死時嘗自為賛曰生既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賦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

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纓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
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
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髙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
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㝷有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
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禄自盡其
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
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盖原采同希年台
州人故託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竒始題其墓曰

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又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浩歸全爽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旣固且深遥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原采嘗薦士奇建文朝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鞠爲丘莽所可識别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爲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縉紳及官茲土乃以特羊祭於墓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爲詳云原采入廣德未久

車駕渡江羣臣出走原采募丁壯畨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遂潰歸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葢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事之不亂殆由素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聊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固有聖朝所不諱者乃為脩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之人或議曰天命已定人心已歸子表章先朝舊臣非罪耶瑛曰凡忠臣義士皆各為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太宗朝則忠於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

皆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高皇帝所培養之人物也辟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應候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鑱諸

醫隱記

凡仕與隱要皆有所挾無所挾則易動易動均之為喪已矣成化辛卯予知廣德州念醫學無傳乃開藥局以延醫師以訓子弟將以濟夫州之夭札者餘姚呂克正

挾其所有以求予問之克正曰醫之道大矣難以口舌爭請以州喻夫子之為州也創制立法以明治體所以正綱紀也選材任能分理庶務所以備佐使也以醫言之脉譬則紀綱也藥譬則用人也故吾為醫不先視病而先視脉蓋脉有陰陽其行有紀度手三陰自臟走之手手三陽自手走之顛足三陰自顛走之足足三陽自足走之腹陽脉有六而其綱曰督督起于下極之俞循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會於顛終於額中陰脉有六

而其綱曰壬壬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上至關元衝於咽喉是八脉者鑿經有成說矣吾晝焉而考之夜焉而思之或按其井而知其所出或指其滎而知其所流或審其俞而知其所注或察其經而知其所行或究其合而知其所入故五臟病吾審諸陰脉臟腑皆病吾於陰陽脉交審焉或攻其表或攻其裏或治其上或治其下抗者抑之沉者舉之數者緩之遲者疾之不實實不虛虛不損不足不補有餘故吾之視

病也固非泛然無所指也其治病也亦非妄投以劑而姑以試人也竊怪世之為醫者往往不先視脉而先視病脉病矣而身無恙彼詫於衆曰是可以無醫一朝病作而身斃悲夫予曰子之説其醫國之道乎夫治國者必先正紀綱以立基本然後擇賢材以備佐使故社稷奠安天下無事所謂脉病而身無恙者其宋元之季世乎所謂一朝病作而身斃其航海而南委城而北者乎甚矣子之説醫國之道也子盍不仕吾且薦子矣克正

曰梗楠欝森斧斤聚矣犧牲文繡湯鑊具矣吾利吾鄉吾何有於仕乎乃東棹帆以去予曰是隱者也彼蓋有所挾矣

雪樓記

錫山陳君朝用家燬于火迺起瓦礫而棟宇之復閣于重簷臨于闤閈既成天大雪中外晃白君隱几啞然曰是所謂雪樓者耶遂以雪樓名其堂且以自號他日君官吏部予有賡德之命既領符南君諉予記之予曰是

樓非一木所就也蓋大者為棟小者為桷脩者為梁短者為欂正枅斜栱橫楣直楔衆美咸具而樓成焉若夫雪者則斯樓一時之竒觀耳方其雪時天地無聲禽鳥絶跡拂幌霑帷洒垣侵壁窪者以平緇者以白縱目而觀萬里一色然則樓得雪而益竒哉夫樓高也雪白也高則易撓白則易涅高而不撓其衆美具乎白而不涅其剛氣足乎君所以名樓及所以自號而人所以望君者其不以是耶或曰元程鉅夫嘗以雪樓自號君蓋有

慕於鉅夫而云也予曰鉅夫受知世祖嘗以文學名世矣然而清高潔白之操予未之許也方元兵南下鉅夫投建昌其季父飛卿者攝建昌守謀舉城以降鉅夫不能出一言以救正之方且為質於元取美官焉是可謂高而不撓白而不涅者乎君號雪樓未必有企於鉅夫而云也雖然予將諗之他日泛吳江抵錫山登于雪樓之上君必有以告我當相與陳君臣之道而極論之

放鹿記

成化甲午夏予臨州堂以聽政暑甚舍堂而門門聽察近有課于野者問之曰逐鹿耳頃而州人執鹿母來獻繼又執鹿子來獻蓋野人逐鹿鹿窮奔入城州人因并執之也鹿被縶在地倔起復仆跌蹼不止州人曰是可飲之酒乃取酒飲之鹿得酒醉皆伏不動有讀本草者曰是可以補羸益弱於兩角間取血飲之尤效因勸予殺鹿予曰若誠愛我矣然予有所不忍也此鹿所謂窮獸也獸窮投人將以逃生也知其逃生而又殺之仁者

不為也州治後有廣園命畜之園鹿母子得以遨嬉它日其母為犬所斃其子日嘎嘎而鳴若有思焉者予悲之秋七月予有事建平縣道過白茅山見是山南入于廣野北枕于洄溪泉甘而草肥形髙而勢阻以為鹿處是山得其所哉乃縶鹿頸以鐵牌刻其上曰捕者有罰告者有賞引于白茅山而放之嗟夫予放是鹿哀其窮也且憫其母思有以活其子不知夫操弓挾矢者亦同予心乎否也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安知夫人之不

同予心也使人皆同予心庶其免哉因為之記

知恩堂記

邵君日昭領鄉書入試春官擢進士第又以才美聞于天官卿氏拜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吏部要司也凡官于是者實操黜陟幽明之典以臨百僚日昭乃曰是父鞠我師教我君擢用我此恩不可忘也因以知恩名其堂而諉予記之於戲君父師之恩大矣是固不可以不知也知之又不可不思所以為報也吾嘗稽諸古矣昔

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其大夫欒成以無死成謝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是致死者其報君父師之道乎日昭讀古書思服古人之道且以知恩名其堂則於事君事父事師固有不愛其死者矣若夫敬恭職業愛奉顏色周旋函丈三擲杯而無慍者皆未足為日昭言也日昭宜興人世居雙塘里堂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而知恩次第則日昭有別録云

怪石記

予嘗得石高尺許怪奇特甚既閱歲墮地以毀予惜之因記其狀石出寧國府山洞中水土滴積而成其崔嵬而下覆者為巖巖下竅深而不可測者為洞洞前有穹而入者為門其後敞豁以通乎明者為竇其上聳者為峯下夷者為坂中闕者為厓兩厓之間虛而有容者為谷其尤怪者有巾服鬚眉全具如老人者有昂首岐角如臥鹿者有隤背如龜而穴處者有引首如蛇而欲出者有警而草如烏欲下者一屬目之頃百怪咸集因為

盆池以處之石燥外虛中得水滲濕而上如吸引然乃植花卉竹木不數日生意蔚然如栽培經歲月云者吁石怪奇至此可謂極矣而卒毀者豈天惡之耶天誠惡夫怪奇則持正守常者可無事矣因為之記

抄衍極記

衍極五篇元延祐中莆鄭子經氏所著至治中同邑劉能靜氏所註釋其書雜考古今書法而求其所謂中者泰定初龍溪知縣趙敬叔嘗梓行于其邑中矣今刻本

已不可見江西吴聘君與弼得抄本令門生饒𤇆葦録之譌謬頗多上饒婁克貞學于聘君之門初請弗與固請乃得之成化辛卯婁君游南京與予論古人問學不輕授受談及張長史授顔魯公鍾書十二法因出以示予予觀未終㕑輙收去時行人司副周近仁方購異書予以告近仁近仁因請以歸期以達旦椿復周君因觧釋原帙𦂯手抄録中間轉益訛謬此本就周君得之其卷帙仍舊但後序并附録移置卷末此其少異耳始予

年四十乃學書苦無師承所及見者姜氏夔書譜李氏溥光書法趙氏撝謙學範陶氏九成書史會要及翰苑菁華諸書然反覆推尋未得要領意者羲獻微論或藏山陰會稽諸故家而博學舊識或有能誦其法於千載之下者往往訪而未得詎意正言奇論出自故鄉而他郡博識顧先得之此予徵不足於克貞之獨善而有感於近仁之多能使予得以出於徑途之迷也

蓮溪書屋記

蔡君仲韶讀書蓮溪之上因名其屋曰蓮溪書屋蓋思所以世其業也蔡氏為豫章巨族世居豐城豐城諸蔡數百家門閭相向成市號南街仲韶祖以宋嘉祐二年徙蓮溪蓮溪四分南街族之一然而詩禮之澤至今未衰也仲韶蚤喪父能刻苦為學自立於其鄉以亢于其宗予知廣德時仲韶自豫章來州大姓王氏胡氏交致之以訓其家子弟仲韶撰長書來謁予方念是州學校廢弛人材放落文事不興凡能助予化理者皆禮遇之

以故仲韶嘗往返予門間嘗問經義予亦不之辭焉歲
癸卯仲韶謁予南都予方與繕部吳君守愚謀欲得師
以教諸子因館穀仲韶吳君所他日民部郎中韓君文
亮王君信之吳君文瓚員外郎達君仕弘主事王君德
安車君明理咸相繼遣子以來諸子有留者有去者仲
韶於來者不之拒去者不之追苟留在門者其業皆可
觀也今者歲云暮矣仲韶其將尋舊業乎予聞讀書將
以窮理也將以修行也將以濟時也讀書而不窮理自

愚也窮理而不修行自誣也可以仕而不仕絶物也不可以仕而仕狥物也自愚非智也自誣非實也絶物非仁也狥物非義也凡此皆非所以讀書也仲韶往矣溪山如昨書屋無恙吾他日於豫章見有智而通行而立審時而為進止者其仲韶乎姑記其屋以俟之

西園記

成化庚子冬予以廣德知州遷南京禮部郎中明年春抵官買屋獅子橋西屋去官路遠而左右人家皆部處

如展兩翼然御溝水自前來注之繞吾屋轉而北去予以其地邃深因治堂以靜虛名既數月予步自靜虛堂入廢園以觀御溝之流語從者曰此可以為吾西園矣乃具畚鍤鋤荒穢出瓦礫實坎窞因窪為池臨流為磯經其地以為畦雜植菘韭葱芥諸蔬其不可畦者則植竹木沿堤植柳柳下植槿植葵以及諸刺木宜為籬者水首尾為柵柵下為小門以時啟閉已乃開徑入竹間結茅為亭以臨大池池中植蓮上為土臺以植花因命

其園曰西園亭曰此君亭臺曰留春臺磯曰滄浪磯灣曰清泠灣每春夏水長江潮且入上下相灌注成巨浸加以樹木扶疎蔭覆前後而春纖秋芳濯濯可掬白日坐其中如入深山巨林而不知身在闤闠中予既得園之勝因記用功次第與夫命名所以異者

小山記

予既治西園而刑部談君綱工部吳君昭錦衣衛鎮撫尹君臯及隆平侯張公祐皆遺予以怪石予嘗讀晦翁

集見翁汲清泉漬奇石置鑪熏其後以成江山雲物之趣竊謂翁於山水之癖最深也因除地此君亭北取所得石而跂累之虛其中以受水穴其下以通煙注水焚香則瀑飛煙布雖平居不出戶庭而林巒景物之勝皆映帶几席上矣因擇其有名者各賦小詩以攄幽思客有同予癖者皆從而和之予無事時取所得詩置諸左右瓦盆濁酒按節而歌之雖秦人擊筑趙人起舞亦自以為不以彼易此也季弟敬叔曰此無定主兄何樂之

深也予曰天壤間凡可樂者何限而亦何有定主吾於介然之頃而有得焉則其中之甚適有非言語所可諭者方其樂時吾將合四海以同歸又何私焉

重修儀真甎廠記

儀真有甎廠南京工部主之廠有治事堂歷歲既久旁穿上漏其餘子舍亦漸就傾圮加以猷議者謂江南諸窰冶並作可大得甎於是舊廠隘不能容甎甎漫積民間轂菽地民納賦如故不得食成化壬寅開化施君勉

仁以南京工部主事來始視事見是堂風雨不支歎曰是不可不為也及廉得軌所置地皆民產又曰是不忍為也時孝感張公以都御史廵撫淮揚得專制境內君言狀公報曰聽廠自為計君念民有訟于官罪得贖乃以贖法處分是事於是民雜出竹木甎瓦灰石麻鐵粟米夫役以聽乃建正堂一儀門一書房一因其舊而新之則左右廂各一寢室一外門一又視民間有旁隙地其在廠之東者二可置軌三百萬在廠之西者一可置

甎二百萬皆以贖法購得之於是治事有堂燕處有室甎入于廠者不漫積民間地凡此皆關于廠政之大者君又以其餘力去廠門北三百步建亭于河之滸以迎使客以艫艫舳效陶公領荆州事扁曰運甓又東去治事堂三十步結茅為亭下臨深池上臨廣園而大江諸形勝可盡覽而得扁曰望亭此雖在所後然記謂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此又君所以弛也予聞器大者有深容力大者有重荷君以進士起家於筮仕之初即知重政

恤民如此使他日當大任臨大事其所施為又何如耶予又聞君於財計所入收掌有人給領有籍日但稽其入出盈縮以督其成功而已此尤見君慮事之審操已之慎而凡建功立業者所當取法云始事以某年月日告成以某月日其所購地及所置什物則皆備勒諸碑陰云

續騷亭記

騷何為而作也古者詩言志歌永言而騷詩之變也其

趣遠其聲希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也歷宋至奐西漢而下其侈辭予先族兄諱瑩字次玉號鶴洲主人少有文名天順成化間握符臨汝以寬得民而章甫逢掖士多從之游平生著述頗富而臨汝人所刻郡齋新稿特其見於作郡者耳初為南京工部主事時與蘇人劉君昌同官昌字欽謨號欅園先生博學高才與鶴洲兄相友善每公暇輒相與寫騷為樂劉君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古人與同以日以月

兮以泄予衷兄和之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伊誰與同攄賈之思兮揆原之衷兄少愛瑛嘗屬瑛修文以紹述家學瑛謝以不敏成化甲辰予重握符臨汝因讀騷辭而續和之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兄弟與同釀太和以為府兮抱明月以為衷士人陳嘉謀見而謂曰騷久絶響今倡而和和而續其為楚辭添後語乎予曰不敢也櫻園鶴洲皆作者而予識趣凡近聲韻俚俗安敢自附于為騷蓋亦

言其志焉而已予聞太和養萬物而物無不養明月照萬物而物無不照枯根之腐萌蘖弗生焉覆缶之下月光不照焉蓋太和能為養而不能養於所不養明月能為照而不能照於所不照能為養者公於為和也其有不養者物取之也太和無容心焉能為照者公于為明也其有不照者物取之也月無容心焉無容心即所謂虛也虛者天之道也予少為學見人急恩雠快私念心竊薄之及為郡以虛視之而已以虛為郡宜乎物我合

一恩恣兩忘其有不然者習為虛而未盡所以虛也敢不自省于嘉謀作而曰騷云予哉吾乃今而知夫子之志也請備書之予初到官嘗節縮稍入為讀書屋於私第西南偏既又為小屋以度書及因地之窪而池之以滌筆硯創畫多時名號未備至是題書屋為臨汝書院池曰浴雲池改小屋為續騷亭而備書倡和之語於亭之南楣以待夫同志者昔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後之

君子必不以予為無事而勤民云

洗心亭記

姚江之上有華氏世以讀書聞華氏侄子弟曰福福字廷禧少讀易廼取易大傳語名其亭曰洗心成化甲辰舉進士丙午出知臨川縣臨川撫屬邑也予時為撫長吏廷禧每以政事相咨禀道術相訪問有相成之義焉明年丁未予改郡鎮遠因請記其所謂洗心亭者嗟夫自九師説興而易道以晦學者遂不識心亦孰知所以

洗夫心哉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見者曰蓍曰卦曰爻蓋圓而神者蓍之德也方以知者卦之德也易以貢者六爻之義也此三者潔凈精微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寂焉而莫窺其有感焉而莫測其用隱之至也學者要必先有以探隂陽之藴通神明之德窺見天下之至隱以其潔凈精微之教洗吾穢濁雜亂之私然後用神以合蓍用知以合卦用易以貢以合六爻之變而於天道無不合矣是知聖人所謂洗心者不待洗

而洗也學者洗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華君
勉乎哉三古四聖之心其緒微矣王輔嗣韓康伯輩岐
天人而兩之而以茫昧荒忽談易遂使經生學子無所
依據以為所自入之地識者恨之程子曰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朱子曰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吁至矣微程朱氏
吾誰與歸亭在華氏居第之左偏高若干廣若干無雕
刻藻繪之飾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記作於予
改郡之明年三月二十有八日

石崖書室記

成化甲辰予自南京禮部郎中出守撫州丁未改鎮遠鎮遠在古荒服之外是為蠻獠出没之衝蓋夷郡也予來既治邸舍以居乃别作室于石崖之上以為讀書所讀書而别作室以圖静也作室而依石崖據形勝也室前跂石而臺之題曰讀騷臺懐古也臺左鑿崖石以登曰雲根嶺書僻也石崖書室總據形勝而臺與嶺皆書室所有也居夷作事難故規制皆就簡室為崇僅盈丈

脩視崇尺有二廣倍于崇加尺有三臺之崇之脩皆與室同廣不及室七尺嶺自平地至臺凡五折其崇與臺等其脩視崇倍之夷民寡詞訟平居夷獠受約束木契箭刻不馳皆暇日暇則坐室中讀吾行廚所有書或挾楚騷讀臺上時上下往來于嶺甚適也客問曰子年邁矣尚佔畢未已乎予曰天道備於聖人聖人心術寓於書而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書之大者讀書則有以探聖人心術精微之藴而天道可得以是而立三綱以是而

秩五常以是而酬庶務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皆是物也惡可不讀書客曰騷之為辭風雅之變也昔人嘗謂醇儒莊士或羞稱之予何以為騷為哉予曰騷之辭怨懟激發可議騷之心可與日月爭光也當時懷王不知原矣襄王又不知原矣後世因讀其辭而得其心固有為原流涕者此予所以深悲之也客曰先生之言有以破予荒哉吾乃今始知室與臺不虛作也客退因取所以立名以鐫于石以樹于臺于嶺復備述其事以記

于室

壺中丘壑記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季弟敬叔來視予一日入後圃循讀騒臺而東見有礌砢伏莽中者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凡癖類郴州性好山水藉此為山凡諸形勝可不騖遠陵危而得之矣予曰善乃稍稍為正中峯分左右麓伏者起之滿者虚之對峙者差互之直徃者迂廻之於是立者為峰側者為厓深者為洞

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後歐陽子所謂

欝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成復杵地而窪之覆水其

中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誕耶季弟曰世固有以小為大

者越人賈汝易嘗言其郡有秘圖湖僅大如椀此之為

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昔

王龜齡嘗記其第所謂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予登

焉見夫所謂山者㣲尖寸碧掩映林麓𡋯然如對泰山

華岳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湍涯岸恍然如臨

震澤洞庭因題曰壺中丘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夫天下事有實體可據者是謂之真無實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有以幻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者以真為幻此妙識也妙識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於有故不知夫所謂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非也是蓋有所纏繞強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於天下也不離物以自高不嬰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季弟作曰因丘壑之談而得處世之

說請書以為記

貴藩重修後堂記

古者國君居室之制其前曰路寢其後曰燕寢路寢公也治事之所也燕寢私也退休之所也今制官府有前堂其古之路寢耶有後堂其古之燕寢耶作前堂以治事所以致勞也作後堂以退休所以就逸也一勞一逸古之制也我太祖高皇帝統一寰宇建十三布政司分理天下事其軍馬其財賦其刑辟各置大僚以掌之勢

相頡頏而不相下所以矯前代方鎮尾大不掉之弊而躋天下於乂寧之域也貴州本夷部高皇帝時以宣慰使田氏分領其地永樂十一年田氏違命治兵相攻無臣子禮文皇帝惡之削其官乃籍其家建布政司以備一藩之制初諸宣慰頗暴慢無禮至是皆俯首帖服惴惴不敢動百年來諸賢良相繼為治其政漸敷其俗漸移官府次舍以漸修理弘治六年吳興張公廉由貴州按察使擢本司左布政使一日徘徊廊署顧叅政劉君

肅叅議韓君鏞陳君奐謂曰吾藩財賦人民視中州諸藩不及三之一然而犄角形勢控制苗獠以通西南朝貢道路其地至要也今前堂如側而後堂隘弊殊甚其何以集謀議廣忠益而合籌策之公又何以布筵席舉觴酌而伸燕好之私其不敏願相與圖之諸君皆曰魯叔孫婼訟于晉所館雖一日猶修葺其墻屋及去如始至焉今吾人實官于此而衙宇不治宜如公所言者時方聚兵境内以討都匀諸夷公念使司財賦所出朝檄

暮輸不暇以為既而羣亮授首境土廓清公喜曰乃今可以有為矣因以其事告于撫按諸公皆曰宜如制公乃約稍入而節縮之取彼與此計工授程陶土為瓦煆石為灰取棟梁榱桷于羣木所宜建後堂若干楹東西廂若干當庭之中而屋之以通前後往來又若干楹後堂之廣與前堂稱髙視前堂為不及而修過之其制雅稚言坐以談公列以序私無不可者初居民十數家漫入省垣與羣吏雜處公曰民與吏淆奸慝曷去乃授

之直俾擇便地以居即其處為左右二叅政廨舍又分其餘以為吏舍至是以堂言之則前後之制備以居處言之則内外之分嚴公又命築長垣環繞于司如古所謂牙城為者其垣下甃石上覆以瓦髙厚長大牢不可拔經始於弘治七年夏五月告成於是歲秋八月凡縻白金若干兩粟若干石邦人皆若不知公有所為焉者既落成衆謂古人興作皆有所表志况此工最鉅惡可以無述乃走使蜀藩屬瑛紀其事始瑛待罪鎮遠府於公

爲屬真吝有過吾郡者談方今人物謂公威而不暴明而不察簡而不煩有古人風度則其所抱負深矣抱負深者則發泄大然則今之事業其昔日之素緼耶探公所有而推之厥施未艾也豈但制一藩而已哉請以是刻諸石用以紀前緒且以卜後勲

教諭黄先生祠堂記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思之不置又從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忝知蜀藩政事因巡歷下

邑見廣元縣有教諭黄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姓黄氏名詵字聲叔同予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龍官户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顒登進士第為户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内外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為蜀北鄙軍士荷戈而立編民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

然趍之乃相與修學舍建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陳腐如所謂活套為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為學先生曰汝第為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為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朴教務從善乃止故廣元人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也而心安之皆曰先生真愛我者矣先生既歸諸生指

其所修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其可忘乎見所以課程曰此先生之遺澤也又可忘乎乃即學宫之旁立祠肖像以祀先生焉吁此豈可以力致哉盖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為義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真是矣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時知縣王彛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彛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

在麗水時浙冦張甚衆以先生有材畧推以捍賊先生部署既定乃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敵之而進賊奔北境土以平人服先生之勇其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公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橐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凡此予聞諸先生之孫顒而熟焉者先生之祠在故學宫之内近學遷而祠毁叅議喬公廷儀分守川北道命重立之比見喬公秉

彛好德之心亦廣元人愛先生之未已也瑛既備書先
生敎廣元事復以其平生行義而類書之使廣元人并
刻于室中他日讀者必有感慕興起願為先生之所為
者矣是為記

揚子雲書院記

蜀讀書稱揚子雲氏子雲鄭夾漈通志謂蜀成都人班
固漢書謂郫人按子雲自序謂其先出周伯僑氏食菜
於晉河汾號楊侯晉六卿爭權逼之乃去晉逃楚家于

巫山既而遡江處巴繼又遡江處岷山之陽曰郫則子雲固郫人而成都縣中有洗墨池意其讀書僑寓之所也子雲仕漢當成哀平間官不過為郎其學師承未有所考或謂參摹四方渾天之事得諸嚴君平未知是否其所著書有太玄法言訓纂州箴解嘲及有反騷廣騷畔牢愁甘泉河東校獵長楊等賦子雲沒後法言盛行於漢其太玄至宋司馬公始為之註外此未有好之者

皇明繼宋而興以儒術治天下其教學者以易書詩春

秋禮樂為宗以語孟庸學為要以濂洛關閩諸論說為羽翼若太玄經等皆不列於學官故揚氏之學益微子雲於西土豪傑之士也漢武帝好辭賦司馬相如輩挾其所業以進大見寵幸子雲初雖有所慕羡終覺其非是乃退而自守寂寞清靜留心太玄以成一家學可謂高出等夷矣惜其擇義不精失身所事綱目以為賊君子雖重加愛護而終不能掩其失也予每見韓昌黎氏以孟軻揚雄荀卿並稱問又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揚大

醇而小疵則楊氏之學當在孟氏下與荀氏並駕至於司馬相如輩則非所論也子雲沒千餘載郫人張伯明氏為作書院於郫書院前為堂堂左右為夾室夾室之南為廡廡南為門堂之北為樓樓制高亢弘敞每開軒四望則岷嶓諸山左右環繞而沃江湔水交流其中而子雲所著益州箴歷歷可考既又多購書庋置樓上將使其族與其鄉子弟講習讀誦遡子雲舊緒及諸醇而益大之其用心良厚矣張氏在郫為族最蕃先自河南

徙郢至伯明委身蜀王府為承奉正王以其忠誠呼曰宋景故又别稱宋景平日樂為義事雖費鉅萬無靳惜意如宋潛溪謫死于蜀乃以其所營壽藏處潛溪秦李氷鑿離堆引江水内注其經于郢雖資灌溉未免病涉乃伐石為梁極其壯麗行者稱便至是復作子雲書院其表章先賢之心勸率後學之意至矣予在蜀時嘗識伯明及奔母喪東歸伯明遣人來索記因述予所見并為之書

莆城闢郡學記

莆城中有梅峯焉梅峯東翥如鳳凰展翼形郡學在其下考前志宋咸平二年始建郡學其地天子所予而學則邑人方儀陳詡相與出私錢為之為之不足乃請官錢以益之也自宋歴元以及我明累政君子屢加脩治間亦嘗改作矣然而去宮墻不尋咫居民累數百家聯甍接棟不見首尾君子恒病其阻閡阨塞欲撤去而不可得者弘治乙丑進賢饒公塘為御史來按閩前是宜

興杭公濟為按察副使來提學又前是南陵陳公效來為莆郡守御史主治提學主教郡守兼承治教而致之民是數公者陽噓陰吸化軸轉移人曰宋咸平己亥建學至是五百有餘歲矣學運其當興乎我明正統乙丑脩學至是六十甲子數周矣學事其伊始乎乃者丙寅歲是為正德初元御史按莆既謁文廟退升明倫堂聽講已乃徘徊顧瞻若欲有所脩治焉者及出門顧謂太守曰莆以科甲文章名天下而學宫前僅容旋馬此非

所當治耶幸為我圖之太守退與通守汪侯鳳朝節推沈侯欽謀盡買學前地二侯曰此善政也宜决成之又曰是地軍民雜處屋在民者府平其直屋在軍者衛平其直太守曰善乃謀衛帥丁侯賢丁侯忻然以從相與處分定乃圖上方畧于御史于提學御史提學交報曰可命下軍民以得價平爭拆屋他徙以其地歸之學舊時訓導衙舍與民居錯至是并撤之共得地六畝一分七釐其縱也東為修二十丈有六尺西為脩一十四丈

有七尺其衡也南為廣三十丈北為廣二十七丈有九尺乃緣以周垣中為垣而亘之以分南北北為明堂如其衡之廣縱六廣之一兩端為綽楔以道往來用宋舊徧東曰達材西曰成德南為齋房二十有六間為廳十有二為穿堂四前有院落後有蔬圃以處諸生之治行業者却立而望之壺山前峙天馬西列穀城五侯諸山自東晴拱之形勝之佳前此未有也始事於正德丙寅八月乙巳終事於其年十一月癸酉僅三閱月而功告

成焉是役也財不取於官帑力不起於丁夫地價木價工價太守皆取裁於御史區畫用之可謂善於建功立業者矣其他若汪侯之提督沈侯之贊襄知縣周侯廣之維持文學椽夏君鐵趙君堦戴君櫝相與周旋不怠至於府檄義官曾崇賢監護屬功曲盡其道衛檄知事楊文千戶殷志賢平定屋價予奪得中皆可書也夫以數百年之事功而成於一旦十數人之集事同出於一心誰之力也御史之力也人謂事關於氣運果然哉太

守將紀功所自而徵記於瑛瑛旣直書之矣竊謂學校由氣運而興則人材當應氣運而出顧我人士學宗孔孟業式伊周以此酬御史作興我學校之意以此副提學教養我人士之意幸甚是為記

重修蔡忠惠祠記

出莆城南三里許為蔡宅有忠惠祠焉忠惠名襄字君謨宋端明殿學士考宋史及郡縣志皆謂公仙遊人豈後徙居莆田故此有公宅歟歲久宅廢弛漸入人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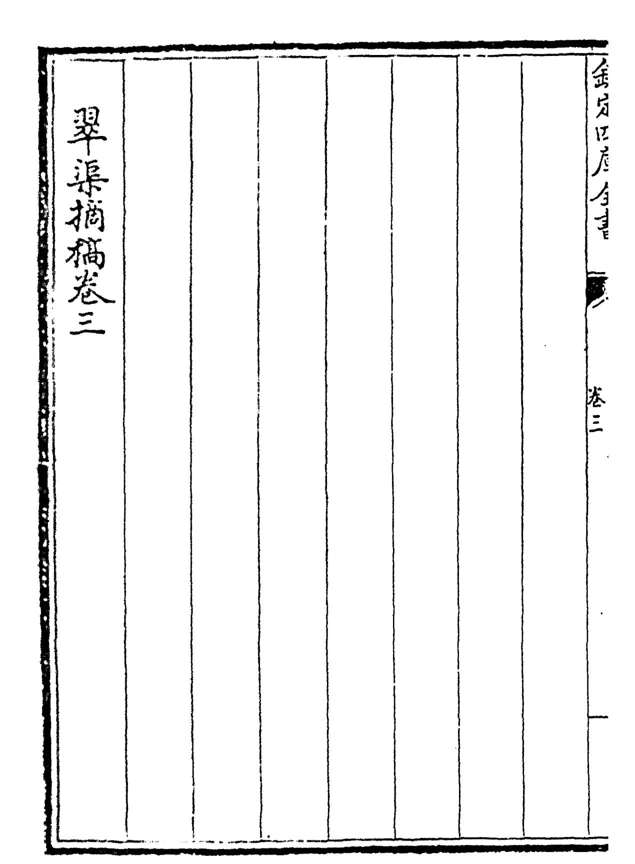
祠亦傾倚不立明成化初都御史滕公昭行部過城南見路左廢祠有蔡忠惠字問曰豈作四賢一不肖詩者耶從者曰然公下車瞻拜吁嘻命郡守潘侯本愚重作祠屋三間奉祀唯謹弘治七年今郡守王侯弼以為祠隘不足以稱神棲乃拓而大之作正堂三間高若干廣若干修若干復作寢堂三間高廣修殺之旁翼以兩房又殺之近祠有荔枝龍眼園王守曰此故蔡宅地宜贖之以益歲供於是郡人御史林君誠之子近龍通判陳

君瓚之子鉞各持券以來曰蔡忠惠後學典型也公崇祠以祀之近龍請割地六分鉞請割地三分并所有樹木入于祠堂庶仰承公敬事先賢之意與直皆辭焉王守曰賢哉二生也可與共為義矣祠成王守率僚屬饗諸其室牲豐酒馨禮儀明備鄉人來觀皆相與嘆曰忠惠沒數百年今廟貌如是人固不可不知所以樹立也考公傳公舉進士調西京留守推官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以言事侵宰相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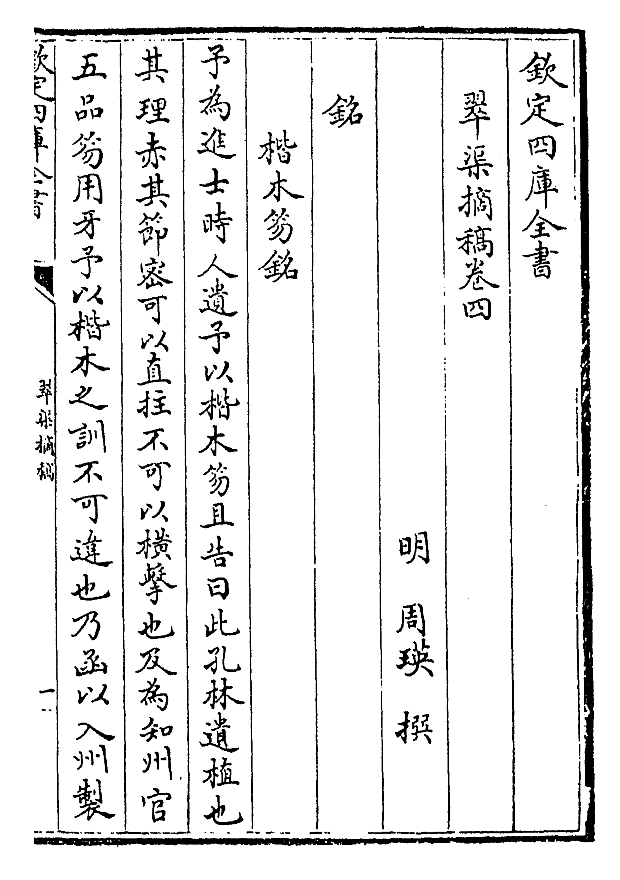
司諫髙若訥獨以仲淹為當黜歐陽脩以其不知耻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譴公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市歸張諸幽州别館慶歷中知諫院直氣凛凛凡所言皆切中時弊匡益甚多以母老求知福州開古塘溉民田奏減五代丁口税之半入修起居注救唐介得貶近地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觧職公不草制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開封京郡吏緣為姦公摘伏如神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禮聘

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等以經學誨諸生禁郡人不得破產飯僧以供喪繼知泉州架海為梁長三百六十丈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道之人召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以制國用其姦弊剗剔殆盡綱紀纖悉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子立人謂公有間言公不安求外拜端明殿學士出知杭州丁母憂去尋卒贈吏部侍郎淳熙中賜謚忠惠其為文章也詩辭清粹淵永制誥醇正典重至於序記諸作往往雅馴多變化不

襲舊作讀之有意味蓋公在當時以善書名天下故文有所掩也於戲士生於世氣節足以動縉紳勲業足以被黎庶文章足以軌範後人則尸祝於其鄉也宜矣丙辰歲予抱憂家居公十四世孫宗計曰郡守加惠我先人至矣而二公子高義亦不可忘也若不有所紀識恐後世湮没無稽乃具其事本末以來且録公文為贄予曰是固所當記矣因諦書之且書公事使郡人有所考覽以為勸云



翠渠摘稿卷三



翠渠摘稿卷四

明　周瑛　撰

銘

楷木笏銘

予為進士時人遺予以楷木笏且告曰此孔林遺植也其理赤其節密可以直拄不可以横擊也及為知州官五品笏用牙予以楷木之訓不可遺也乃函以入州製

之銘曰

孔林遺植千八百歲直擊則堅橫擊則碎凡我君子靖共爾位視斯式斯庶幾無愧

屏風銘

廣德州公署後有屏風焉黝外素中予題其前曰視民如傷復製之銘以自警銘曰

損上益下是謂之益損下益上是謂之賊彼損下者見利而甘擣骨椎脂一何其饞惟彼損上貞固

自守謂他人肉敢入予口損下既多人莫予何神明惡之時或見呵君子損上固無所為心公理得庶幾無愧二者之間其幾至微取舍向背天不可欺興言于前法言于後汝苟違之又將誰咎

撫州府正義堂銘

太守私第在羊角山下此為前門歲久將壓予來易為廳事扁曰正義堂而製之銘曰

以理處物是謂之義以心徇物是謂之利卓哉董

相為漢儒宗發正義言以破昏蒙我聞求仁惟公為近惟公之至斯理之盡顔子不敏叨守大邦力綿負重如蚊斯扛事有萬殊精粗巨細載謀載度從心之制獄有五訊絞斬杖笞維明維慎惟罪之宜義所當為予何敢止禍耶福耶誰其卹彼義所當止予何敢為愛耶憎耶予其誰知孟言熊掌視魚為美我當舍魚熊掌是以又言盜跖與舜異趨我不為跖而舜與居是非殊途生死異路毋或徘

徊覔爾迷誤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出入視茲求仁

得仁

洮硯銘

王節判贈予以洮石予謂硯譜洮石色綠此色黃如何

王曰固洮石也因治為硯而製之銘曰

維洮含英維奎降精色幻黃綠五行攸屬不駁而

淳不燥而溫敦之琢之久相斯文

瓦瓶銘

予陶瓦為瓶其制樸雅製之曰

匪銅匪錫孰為斯器不雕不鏤孰為斯制枯枝素

葩淡藏春意置我節次與我心契

木瓜杖銘

園有木瓜樞姪取以製杖按本草云木瓜為杖利筋脛

銘曰

偏而予正曲而予直子受予鞭策危而爾持顛而

爾扶予賴子枝梧

贊

宋户部侍郎李公紳遺像贊

宋溧陽李公紳仕高宗朝為户部侍郎遺像至今猶存其裔孫基持入南京禮部謁侍郎李公本公命瑛為之贊曰

肌膚玉琢色何温也眉宇春盎氣何醇也廟廊佐政官亦尊也雲雷搆難時方屯也損上益下偉事業之經綸也於戲世代遠矣人物更矣載瞻遺像耿聲光之猶存也

鈍齋先生遺像贊

瑛少受學于鈍齋朱先生深荷教愛先生既捐舘舍其子南京戶部主事愷屬瑛爲真像贊俯仰疇昔泣下沾襟贊曰

金玉其相敦琢其章業專學精言直行方太山巖巖北斗有巽入此里閭孰敢不式

井菴先生遺像贊

井菴監察御史林君誠號也君爲御史時予嘗爲君以

歟起卦遇井其用爻九三予曰井以利濟為功九三未及為用而體已具遇王明而汲則施者受者并受其福也君曰吾喻之矣乃以井巷自號今君已即世而像存焉謹為之贊曰

維材爾磐維璞爾斵扼而後騫伏而乃作其登進士也克紹父烈其為御史也不負君恱激雷霆之怒不震不慴遭市朝之撻何愧何怍學政脩明甄簡約章疏稠疊言論謇諤若夫繳還勅書歸卧

林壑白壁無瑕清風如昨此則公剛斷自許非

若常情旅進而旅卻也

韋提學先生畫像賛

先生名斌字尚質淮人也將致事去以畫像屬予為賛

予謹稽輿論而賛之曰

吾持吾剛孰得而摧吾行吾公孰得而回參苓溲

㪍既勞於収拾松栢桃李亦慎於栽培盖所恃者

天知所不避者人猜此公行已之大槩也若夫相

貌尊嚴衣冠岌嵬雖丹青能肖像其彷彿亦何足以盡其中之所存也哉

畫像自贊

予守廣德日嘗以事詣姑孰姑孰有繪予像者面部不甚類但衣冠樸野風神拓落全類予醉中因自爲贊曰

勢不可摧利不可媒一見是處如山斯頽知我者謂我自信不知我者謂我執迷不回

傳

瞿谷子傳

正統末車駕北廵皇太后命太子攝國郕王為輔而郕王信佞者言遂即真繼又信佞者言廢太子而立巳子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皆冒死以諫天下韙之予亦竊加歎賞然頗惜其後時焉盖聳公之諫宜在郕王謀即真之時即真事寢則易儲之事自寢矣時家有鸜鵒圖因隱約其事為瞿谷子傳以告後之為諫者貴知幾也傳曰

瞿谷子不知何許人或曰其先嘗仕於少昊氏之世左傳

凡為族三百六十九芭氏其長也格物論世居濟以北考功

記黒衣高情性慧而善語所居之室不過峭壁層厓纔

然一穴而已魯昭公三年嘗踰濟水公不能用春秋傳及五行

志晉桓豁領荆州有參軍愛其辯羅而致之幕下終亦無

所委聽幽冥録唐貞元初四方厭亂與青烏先生變而服縞

或見而異之以為吉祥強邀之以獻于天子入關東西行

者避路昌黎集自計曰吾其過乎比至京師天子不尚口辨

為同類者譏侮乃曰吾其行矣吾不行人將臘吾庖人之肆矣遂逸去而以告于九苞氏九苞氏曰子來矣吾得以語子蓋智者能用世不智者為世用能用世者而世制于我不能用世者而我制于世世制于我者得其幾之謂也我制于世者失其幾之謂也我用世而得其幾則世之從我也如轉丸然故世為我用我失其幾而强與世合譬如謀以方軌而走坦塗一起而一仆矣何謂幾蓋善惡已形而未著焉者非至明不足以知此幾非至勇不足以用此

幾自古誅人家國未有不知幾而有濟焉者子必勉之瞿谷子起謝曰丈人有以教我矣丈人有以教我矣

辯

柳子宥蝮蛇辯

柳子家僮得蝮蛇將殺之柳子宥其死而遣之其說以為蝮蛇為毒甚非得已緣形役性不可自止且末即人而人即彼執而殺之則益暴矣蒙中子曰柳子之見其駁哉夫以蝮蛇為毒非得已則天地生蝮蛇豈得已乎天地生蝮

蛇非得已則人所以治蝮蛇者惡可已乎蓋天地生物氣化不齊伸縮盈虛錯綜雜揉故其偏駁乖戾之甚必生而為毒螫饞噬之物蓋非天地欲生此物也氣之所至不得不生之也有聖人者出明大中至正之道凡非天地之得已者皆從而治之若禹鑄鼎而治神奸益烈山澤而治禽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而治虎豹犀象之屬是數聖人者豈過用其心哉誠以物害不去民生不安也今夫蝮蛇為毒嚙草則草枯嚙木則木瘁嚙人不死則亦肢體拘攣

而不能伸縮其毒甚矣乃歸於氣化之偏而可以無殺推是心也設有人焉如古越椒氏生而豺狼之聲長而傷人害物乃委曰氣化之偏使然而可以無殺刑政不亦頗乎且天地生萬物人為貴故王者養萬民亦以人為主若夫水土之産昆蟲草木鱗介之屬皆惟人之用不可與人論輕重也故先王制刑凡人殺人者其罪死若折一木戮一獸踐踏一螻蟻先王豈罪之乎今以蝮蛇為未傷人而罪不至死則將俟殺一人而後戮一蝮蛇是視人之命與蝮

蛇等也輕重失倫甚矣嗚呼柳子之説行則民奸物怪之害與生人族類之滅久矣予偶讀其文病其見之駁且懼其禍也故不辭夫僭而為之辯

題跋

題姜氏雙槐堂

王氏植槐以卜公輔而公輔應姜氏植槐以卜科第而科第應何天人相去之遠而可以責報如是之速耶蓋天人為理一而已矣人能順理則合乎天矣人能順天

則天與之矣故以人責天而天無不應者其幾在此也王
氏事載宋史後世能道之矣姜氏今為廣德州人其先曰
克銘者自四明來分教廣德州庠遂占籍于州至是四世
矣克銘之孫有諱韶者嘗植雙槐于庭祝曰子孫有以科
第顯槐其盛乎既而東一株盛其從子洪果登進士第拜
監察御史未幾西一株復盛其子溥亦登進士第今為嘉
魚縣知縣蓋姜氏在廣德治産修業後于鄉之人而讀書
修行恒先于鄉之人天不言而善應其於姜氏則既與之

矣子孫之興不亦宜乎嗟夫天未嘗有心於為人也積善降福是福以善取也積惡降禍是禍以惡取也世人不為善而為惡及至顛踣而反以怨天可謂不知務矣

題王皆山白雲樵唱後

國初閩中有十才子皆以詩鳴或云皆山即其派也十才子詩去今未百年皆散落無存而皆山有鳳臺清嘯草澤狂歌白雲樵唱凡數種樵唱近存吏部郎中黄君汝明所間多譌舛大司徒黄公見而嘆曰賢哲凋謝聲

光猶存吾生長里中不為表章何以酬故老因以元稿托汝明編次成集付戶部郎中陳君孟明校正之公將梓行以吾莆林殿元長樂東選部嘗序先生全集矣乃自為序而命瑛題其後瑛謂閩中舊為道學淵藪詩辭其緒餘也然詩辭亦道學旁出其抽思造意探玄索微出入造化聮絡萬彙其高妙處與性命相流通詩所寄非淺淺也閩十才子詩皆祖林膳部子羽而王皆山高漫士其最高者夫寶玉在山草木生輝珠琲在海波光横發先正詞章流落

鄉邦則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公學博而才贍官髙而力鉅他日愽訪諸作而類集之芟繁摘要取純去駁俾成一家書以訓吾黨小子則閩中詩學又不可謂無師承也

秉耒居士題引

周家開國自耒耜中來考其所以為教曰勤曰儉曰孝敬而已故豳詩有曰二之日于耜三之日舉趾言其勤也雅曰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昭其儉也頌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彰其孝與敬也居士秉耒其有得於此乎有

得於此則業廣而用足人和而神孚家道成矣他日形於述作播於詩章後世讀之必以居士為楷範不但風雅頌有所稱説而已也或曰居士隱者盖有國者秉鈞居士秉耒將以其所業而忘夫富貴者也果然則予之言又居士立號之補遺也

題長江萬里圖

長江西起巴蜀東盡吳會首尾萬里昔吳晉據此以抗曹操走苻堅當時江上戰舸相望也此圖為錢塘汪孟

文所作爲殷氏景禧所藏江水粼粼柯石無恙卽兩厓而觀之見夫騎者步者坐者立者歌者飲者與夫持網罟者操舟楫者及渡水而負薪者樸居而穴處者皆熙熙然無驚虞竄伏態其爲南北混一之時乎其爲海晏河清萬物各得其所之時乎予少壯時過江上嘗欲泝舟而西登岷山絕頂飲江水之源而吞吐之以觀夫滔滔而逝者之所終始恨未能也殷君生逢太平之世往來江上亦多年矣不知有此意否

題都隱十咏卷後

包君汝調作都隱十咏其時已為南都主客部主事矣然而以隱名者其志可知也蓋縮簪組而有山林之趣享膏粱而有虀鹽之味此為不改其素者也不改其素學之至者也君子蓋深許之焉若謂汝調不事事而以竹木水石自娛則非矣

跋余氏家譜

余氏為浙東儒家宋末有諱昊者為江浙儒學提舉宋

岸命閉門不食而死閩疊山謝氏嘗稱其為一代名流
提舉九世孫中之修譜守其祖思菴遺囑斷自提舉為
始提舉以下始致詳焉蓋慎之也余氏自提舉以節義
名家而子孫若思椿息齋求仁竹泉梅槎諸老皆以儒
術繼之故其世益綿而氣節詩書之談至今不衰蓋其
所以道之者深矣譜以漢表為式而義例則余君所自
立時有取思椿一二則云

跋杏莊私稿

詩未易作亦未易評也世之評詩者如雲裏看月霧中觀花雖皆談其淺深終不得其形似廣德為東南大州人才放落文事不興近時有馬叔山者吾嘗得其殘篇斷簡於卷牘中喜其清婉可讀誦鹽學典科王文粹嘗游於其門故其所作詩多祖馬氏近以其杏莊私稿請予評予披閱之花香月影騰於紙劄雖然詩之道未止於此也勉而深之其至矣乎

跋陳可軒詩集

古者之詩大要以養性情為本自後世觀之唐詩尚聲律宋詩尚理趣元詩則務為綺麗以悅人然而今之學詩者喜自元入手豈綺麗之語易於移人而澹白之辭難以造意耶予為兒時聞吾鄉陳可軒先生能詩今其子會稽教諭華玉刻之學官雖未辨其聲律理趣出入於唐宋間何如要之去元聲遠矣欲養性情者宜於此求之

跋林氏風木圖

韓詩外傳載臯魚子感風木思養其親不可得而繼以槁死於戲悲哉臯魚子之為心也世人固有享萬鍾九鼎之養而不知思其親者矣若臯魚子之思親則又思之過也林氏之為此圖其愼知所擇哉

跋陳登千文帖

字心畫也放意則荒取姸則惑故古人作字甚敬永樂間吾閩陳公登工八分小篆用知者薦入為中書舍人今觀其書不縱奇以入怪不詘意以諧俗適美圜勁古

意渾然此其用筆本於敬者歟淮北王敬之得此而出示於予予聞王君居官本於敬宜其好有及於此

跋趙子昂墨蹟

右書為遼西賀克恭所藏觀者以為元集賢學士趙子昂所書予不習趙書未有以辨其果然與否然聞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世祖初召入或以宋後忌之世祖見其姿色媚麗婉婉如美婦人遂用之不疑今觀其書政類其為人烏虖是為子昂也耶

跋左氏節孝傳

予讀後漢書嘗手錄列女傳以教諸女中間稱孝行至曹娥而止稱禮節至皇甫規妻而止葢漢自中興以後僅見此數人今讀涇縣左氏傳累數百言稱其節孝事豈古之所難而今之所易哉雖然傳作於陳獻章其所稱述必有稽也果然則古今人心不大相逺而治化淺深可槩見矣

跋宋御書赤壁賦

右泥金赤壁賦一道有宋御書圖識或以為祐陵或以為思陵或以為阜陵書皆未可知然而骨肉豐潤神氣凝遠譬如幽花脩竹生長臺榭中自有一種天然風韻可愛要之為宮閫書也夫宋自裕陵後國家不可謂無事矣為帝王者當日讀大學尚書以圖治本顧乃不此之務搗金為泥書清奇怪偉之文以為珍玩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書謝氏敦彛十二會後

黄岩謝氏歳合其族之良為十二會會以敦彛為名戒飭存焉君子曰禮興家之本也今觀禮於謝氏而知謝氏所以興也夫人情猶水也非防則泛謝氏能以禮約情防斯固矣况其族多賢凡與會者皆能用命於其長禮其成乎君子觀禮於謝氏而知謝氏所以興也

書晦翁法帖後

晦翁書表裏洞達觀其書令人玂濁消盡翁自言學曹操操曖昧人書法當不至此豈翁學其點畫而自舒其

胸中之秘耶玉溪帖瑛過建寧翁九世孫博士君墩出以示瑛乃摹歸刻諸廣德學官此翁真蹟也

跋重刻荔枝譜後

書法自晉至于宋凡二變矣晉尚風韻唐稍收歛而就規矩宋則破格書之而豪縱不拘焉盖其乘除之勢然也嘗觀鄉先正蔡忠惠公書獨與宋人不類結構精密神思凝重有石經之遺意豈其心法獨得不為世俗所推移者乎予愛公書而不得善本此譜其再傳者初公

有真刻為富家子所得將礱為墓誌鄉人鄭立久見之亟揭以歸而錄諸梓莆中所傳僅有此耳予知廣德州友人黄仲昭以畀予予就蘇守丘時雍求良工羙石刻之以教州人云

跋汪教諭家藏先世手卷

蠻之為術自岐黄至于華扁而止文之為術自韓柳至于歐蘇而止外此而有稱者皆希世之見也洪武中黄岩汪先生信中以蠻鳴同邑潘先生貞以文鳴汪之蠻

能不拘于方而會于意意之所投效輙隨之淄之文其體紆迂曲折其辭渾造澹白初不為聱牙鉤棘以齟齬人口而極力於為古者反不之及後八十年為天順甲申汪曾孫秉淵由淛省發舺來主漳浦縣教事出淄先生貞贈其祖信中文一通先正寥闊之餘兩覩希世之見可謂奇遇矣因書其後以歸之

題梅莊卷後

宣文獻家稱南湖貢氏貢氏封監察御史伯潤公自號

曰梅莊嘗賫卷入廣德索予題予三年未有以復之也

歲暮天寒假寐東園書室夢艤舟南湖之上見梅花敝

野中有竹籬茆舍一老人揖予曰江山搖落歲華暮矣

吾子何為乎至此予曰人世無著身處所以欵于長者

之居老人指梅花曰子知此乎予曰是為白而不緇者

乎瘠而不腴者乎燦然孤芳灝然古意而不與草木俱

者乎老人曰子盍為我賦之予曰歲晏溪山蹤跡孤一

生心事在西湖高風古調無人識羸得丹青作畫圖又

曰蔀屋短簷白日斜小橋流水見疎花乾坤清氣無人管盡付西湖處士家老人嚴然曰子知我矣取酒酌予謀相與共賦之忽雀噪庭樹而夢覺矣予顧從者曰南湖之上有梅野予曰無之然則適者之夢殆侍御公所謂梅莊者耶因稍次第夢中語以復之公報曰梅莊之樂子分我矣

題陳節婦傳後

邵子曰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予識古列女傳

見諸貞節婦死於其夫者往往有之至於相其夫以保其家而使其後益振則不多見焉今觀泉州陳節婦當盛年時夫既沒舅姑繼逝夫二弟未髫亂而其孤在襁褓方是時節婦一轉足則無李氏矣顧能以貞節自勵莖其夫與舅姑撫夫之二弟至于有成鞠其孤傳於其孫汝嘉竟以科第顯是可謂能成天下之事者矣於虖是豈特婦人女子所當法哉

題張大參廬墓八咏册

居喪廬墓其禮之過乎廬墓有所歌咏其哀之過乎昔人云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廬墓亦戚之至也又云長歌痛於慟哭是歌咏亦痛之至也世之論禮於人往往不求其情而觀其跡不知瞻奉几筵者或有忘親之心戀慕山林者或有懷親之意嗚呼此瑛觀大參張公廬墓八咏不敢輕致議於其間也

題如此軒

予治廣德之明年作東園書室旁闢一軒為棲息之所

容有坐軒中者曰居官持已固宜直方然亦宜稍迂廻以順適于上乃有容予曰世固有直道事人而為人所棄者有枉道事人而為人所取者然為人所棄者而天喜之為人所取者而天厭之一得天一得人輕重何如耶容曰子自信如此其能起乎予曰不能也因題其軒曰如彼則起如此則止寧可如此不可如彼

題德威堂

予書滿北上節判王君大書德威字扁于州署予歸而

善之且為之説曰君子為政有德則民愛之有威則民畏之然所謂德非小惠而所謂威非淫刑也亦曰正體統立紀綱德敷於下而不為偏頗則民愛之矣定功過明賞罰威行於下而無所茍免則民畏之矣夫德者公也威者信也公則恩溥信則令行此君子為政之道也舍此不務則非吾所謂德威矣

題資善堂屏門

漢董子言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於虖是誠可畏也蓋

其為報毫髮不爽因推其說勒于屏門曰天心好善而
惡惡人立心造行務須湊合天心今日為善明日為善
始終為善與天周旋則天與之矣今日為惡明日為惡
始終為惡與天背馳則天棄之矣天之所與其興也勃
然天之所棄其敗也歘然吾閱世多矣凡忠君孝親濟
人利物日為善如不足者其後多昌凡欺君悖親傷人
害物日為惡如不足者其後多敗是不亦為可畏乎知
其可畏則不待驅廹而趨於善矣凡我子孫宜用刻骨

題嘉魚李氏義學

嘉魚有士族曰李氏李氏先世曰宗儒宗儀宋慶歷間相與建義學于其所居西保湖西以待四方學者建炎亂學廢慶元間其孫貢元名桂者復之縣判云鄉校不存家塾獨著此難事也今新脩縣志載其事特詳弘治辛亥瑛以鎮遠知府書滿歸宗儒其世孫承箕來謁為說甚異最後請曰先世義學願有言承箕字世卿嘗取鄉第矣近游南海從陳白沙歸遂欲居大崖山以老其

說以為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
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立禮義之防若纆束綑縛欲徹
去之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同在都下瑛見其神清氣
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以為古閑關
人也今世卿從白沙不知此意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
則吾盡已之說矣聽世卿擇焉瑛聞人心無外聖人靜
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
一以貫之自餘為學皆由博以及約博者萬殊也約者

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既得一本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已蓋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由此日生然後可以窮理窮理者非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靜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奥以及天地萬物

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通貫而於所謂一本者或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曰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曰渾然而羽毛嘴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則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悞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

者有揺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為之矣此聖學之大畧也今夫静坐不相與講學窮理果足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達道乎因記官禮部時甞夢入僧寺見木案閣古書數帙取視之皆言動静有無予曰子静云何僧曰吾所謂静與儒同静無而動有也予曰是惡得同儒於静言無雖無而實有也惟其實有是以見諸用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不可改易子謂無則直無耳吾知其見於用也天可以為地地可以為天雖欲不倒置不可得也時白沙在側白鬚而朱頰予質以僧言笑而不答此事嘗書以寄白沙矣今世卿論學與瑛異復欲得瑛言故備書之以附義學諸題跋之後世卿謂何白沙謂何

觀冐有恒太守所藏黄石公像

黄石翁識得一幾字子房用之以佐漢祖卒定天下葢幾發乎此應乎彼者吉凶存亡係之矣此畫武昌大守

冐君所藏相傳趙孟頫作按良本傳曰圯上見翁後遂不復見後過穀城得黃石以歸而廟祀之及卒與俱塟未嘗言其狀貌何如此畫貌深而思遠冠服翛然非塵埃中人也亦可謂得其狀矣冐君宜珍此冐君宜珍此

弘治辛亥莆田周瑛觀于武昌舟中

題花蕊夫人宮詞後

右宮詞花蘂夫人作按灌志夫人灌縣人姓費氏陶九成又云蜀青城山人姓徐氏以才色入蜀主孟昶宮中

所作宫詞凡百首國破流落無存此二十八首宋王平甫録入三館者今見灌縣志中皆述當時宫中事觀其所述極言龍池鳳苑之盛離宫别院之多中間燕賞遊幸之頻數張設供具之侈靡打毬走馬之戲樂採蓮鬬船之諧謔題詩寫字之誇詡其相與周旋者皆宫娥也每月給買花錢宫娥近數千焉吁奢淫至此可謂極矣吾於是知蜀之所以亡也費氏讀書能詞章其材可謂高矣一旦國亡身虜不能以禮自裁委身他姓誦詩後

庭亦可醜也宋太祖近代賢主削平僭偽而乃奪人妻妾以為已有此䖏德之累也故吾讀是詩而竊嘆夫三失德焉吁可以觀矣可以戒矣

讀楊鐵崖古樂府

樂府始於漢惟二侯章其詞壯浪餘皆意氣和平淵永想當時被之管絃必雍容和美令人心醉鐵崖生當叔世才俊氣逸外感内憤漸入於戾此詞可謂工矣然施之樂府不幾於北鄙之聲乎鐵崖囿氣化中不自知也

當時顧亮張憲李賁輩皆在門下使稍知風雅餘韻必不更求崛奇以勝之矣

讀釣臺集

漢嚴子陵事史家濶略故人皆識不破近讀嚴州府所刻釣臺集凡為論説累數十家皆各自為説終莫能得其心也子竊思之子陵蓋世之豪也其志有所主矣當西漢末士大夫習𨵿成風無復禮義廉耻及王氏篡國有如歆如雄者皆附之子陵恨不得上方斬馬劒斬諸

邪佞而以其高潔之心孤特之操剛大不拔之氣橫當其衝欲以銷其變使天下後世復知有人道之大閑此子陵之志也世祖少與同學及即位思其賢物色以求之既得之澤中使者凡三往而後至其至也帝館之北軍給之牀褥大官朝夕進膳陵視之若不知焉侯霸何人乃遣使奉書欲屈致與語予謂此帝使之也帝欲覘陵去就姑以是試之意謂子陵來則漢廷卿佐也不來其胥漢冥鴻乎子陵得書不報但口授使者曰懐仁輔

義天下詭阿諛順旨要領絶盖上句欲覇㢮東漢之新治下句欲覇絶西漢之故習其辭可謂直其禮可謂倨矣帝聞之即日車駕幸其館盖知子陵不可屈故就見之帝入館子陵卧不為起帝曰子陵獨不為故人屈耶陵曰士各有志何故相廹夫帝萬乘之主也子陵視之即前日舂陵之文叔耳此其精神氣魄上摩霄漢不待舉足加帝腹而後來太史星象之占也帝知子陵不可屈獨念夫諫議官者天子所與計天下國家安危者也

陵有志天下事其或以是留哉殊不知子陵之志何在其所以斡旋世道者何在顧肯猥就臣僕隨事論事補塞罅漏而已耶此子陵所以終於去也當時侯覇不知子陵固也世祖故人亦何不知耶世祖不知子陵固也後世賢人君子凡天下事皆推見至隱又何不知耶子見子陵自言曰士各有志因推其志以著其說

讀劉靜脩渡江賦

渡江賦者元處士劉駰作也元將伐宋駰作此以助之

中間設為淮南劒客相與論難其所以審地勢計攻守度彼我之情狀無不曲盡可謂長於料事矣然求其所以問罪不過曰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而已考其論列用師不過以元之強足以制宋之弱而已愚讀其賦竊有疑焉昔湯與葛伯為鄰葛伯稱無犧牲不祀湯遺之以牛羊葛伯食之又稱無粢盛湯使人往為之耕葛伯殺童子而奪其餉湯於是乎有葛之征南朝拘留北使固有罪矣然考其事乃謀國不臧者搆成之也吾

聞世祖初立也遣江湖荆淮宣撫使郝經充翰林學士使宋告即位且尋鄂盟以講好息兵為事時有王文統者忌經乃遣李壇侵宋以撓之其侵宋者王文統也世祖不知也先是世祖為皇弟攻宋鄂州宋遣賈似道援鄂會元帝文宗崩世祖入正大統因與講和以去似道攘為戰功盛稱于朝及經來似道恐敗露乃幽之真州不使入見時宋理宗年高亦不知也然而元有敗盟之舉宋有啓釁之端皆羣臣搆成之兩帝皆不知也㮣儒

者也何不即湯與葛之事勸其君乎何不暴白彼我情罪使有歸乎夫滅人之國大故也主張用師儒者大作用也予讀湯誓有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其民皆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此湯所以伐桀也又讀太誓牧誓有曰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又曰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又曰商王受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此武王所以伐紂也駰請詢之南人宋君有一於此乎

又詢之北人宋君有一於此予無一於此而伐之不過利其土地人民而已非商周吊民伐罪意也又何必昌言之哉愚竊以為是時宋有天下半西自川陜南至交廣東至江淮閩越皆尚宋有使得人以主軍國重事用文天祥計分天下為四大鎮號召豪傑相與犄角我勢大而難摧彼力分而易制元雖深入未必盡得意如駰所料也駰學孔孟者也性地高潔識見踈朗凡所議論皆高廣深迥雖雜詩亦然予欣慕之獨于此賦竊有疑

焉豈其居夷既久雖有春秋之義而不知耶或不欲以酸腐自居而假此以彰其迹耶抑騆所見所言皆是而予所致疑者非耶此窮理一事姑著其說以俟知者

讀吴草廬年譜

按年譜草廬為宋舉子而仕於元評事黄仲昭曰此譬如人家處女雖已受聘而未成昏改嫁可也予曰此君以草廬為有道之士强為分疏耳夫人進學有先後聞道有蚤暮而前後是非不可以相掩也草廬晚年進學

未易窺測若舉平生言之豈能每事盡善哉宋非桀紂之暴元非湯武之仁一旦奪其有而據之雖異世聞者猶有所不忍況在當時沐其清化者乎況嘗受其禮聘將與謀天下事者乎同年周時可曰吴文正以草廬自號且仕元之日淺有以哉

讀陳節判纓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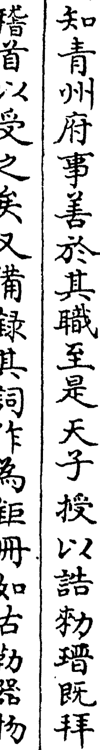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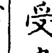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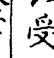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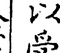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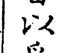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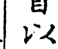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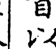
予嘗謂詩有景有情有事景真情真事真便為佳作如集中送鍾太守東行詩云洞庭秋色晴看鴈揚子江聲

夜聽潮此景真也中秋與徐判簿酌別詩云月色無如今夜好人情誰似故鄉親此情真也中秋後一夕彭郎載酒來訪詩云昨夜中秋翫月時此心暗與故人期故人今夜能相訪月色還來照酒巵此事真也如此之類皆是佳作唐音和平佳作大畧似之唐音所以和平非徒作多蓋由學博材鉅拈得來便應手耳和平未易學纔學和平便易低弱稍加振迅又覺突兀其要在積學養氣及善用字以調和之耳此據予所見而言高明以

為何如

觀石林書院題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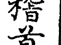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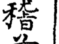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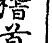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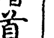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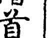
宋葉公少藴知撫州日建石林書院講明正學今廢久矣其裔孫華等相與重建之嘗請予作題署予倥偬中為此不自知其工拙何如也今予改郡鎮遠道出石林因登書院拜少藴公新主見題署楣宇間不覺為徘徊瞻眺者久之夫神僞出奇予不多讓古人然勢過險廹少雍容和緩態則又其病也昔人謂字為心畫觀此則








予改郡以去夫豈自外至哉

觀南康太守郭公瑨受誥勅圖

受誥勅而備録其詞昭君貺也得君貺而昭宣之示不忘也古者臣子受君策命皆勒諸器以藏諸廟如詩所謂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古器物銘所謂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用蘄眉壽萬年無疆是已今南康守臣瑨初為同知青州府事善於其職至是天子授以誥勅瑨既拜手稽首以受之矣又備録其詞作為鉅册如古勒器物

云者蓋将使其子孫覧是冊而知乃祖乃父居官謹脩職業不敢廢墜如是又知國家所以寵賚臣庶不茍如是則夫思所以紹述之者其容以自已乎其所托遠矣

題族子叔高勿齋冊

族子叔高既領鄉第謁予臨汝歸請予題其所謂勿齋者予曰子知勿之為義乎説文謂勿州里所建旗也一柄三斿所以趣民者也子之為學亦慎其所趣哉盖趣吾心於道義則於道義歸焉趣吾心於功利則於功利

歸焉此二者王覇所自分也而所以趣之者以志為主
然學之弗慱擇之弗精守之弗固則此志不知所主固
有捨夫道義之正而趣夫功利之私者矣于其慎之乎
吾祖宗積德多年子孫宜有興者子為學誠能正其志
以慎其所趣則他日論人物於吾周氏孰不曰吾子賢

畫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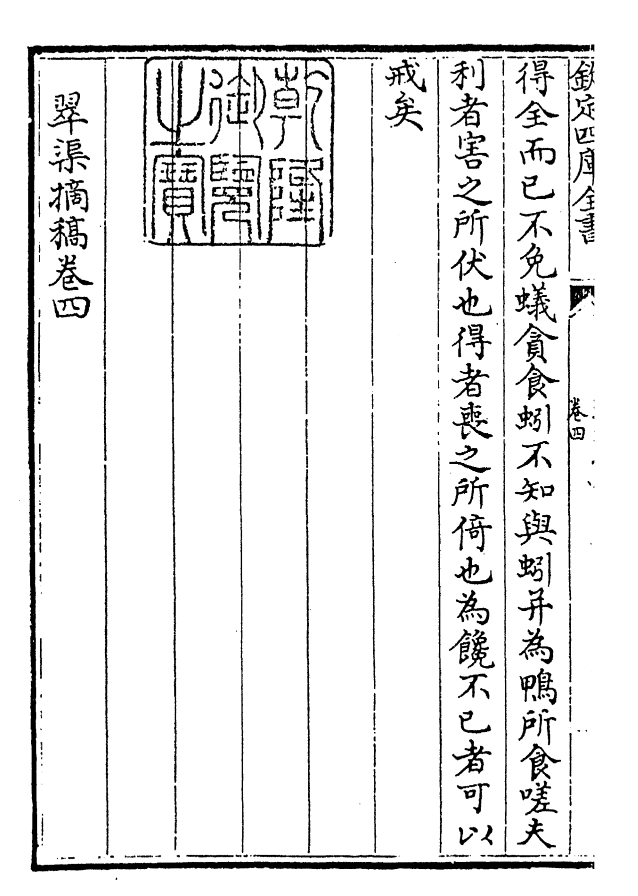
浙人王宗輔以畫求評予曰畫種類多予未能徧識但
以予學書法觀之粗得其槩凡書先觀其點畫次觀其

結構次觀其變化有點畫而無結構不取也有結構而無點畫不取也有結構有點畫而無變化不取也上焉者神與天遊不假模倣自有真趣次焉者點點畫畫模放他人神氣不足下焉者不知而作自謂得之去書遠矣畫家法為說頗多以此求之其庶矣乎宗輔未達子曰皴散塗抹字點畫也安排布置字結構也將濃而淡將顯而隱字變化也知此思過半矣

饒戒

吾官鎮遠嘗睹於物得三戒焉虎性饞不擇肉而食有羊牧崖上虎攫之羊負痛墮地死虎隨之虎墮地不死而重傷焉竟為鄉人所斃蠍虎亦性饞蝎虎緣壁行入燕巢以食其雛雛負痛墮地蠍虎隨之雛在地飛躍家人為送入巢蝎虎不能動雞食之蟻亦性饞凡物有大於已者皆負致以行務入其穴乃止有蚓出穴蟻羣嘬之蚓負痛宛轉泥沙中卒莫能制蚓鴨出欄并食之夫虎貪食羊不知羊死而身斃蠍虎貪食燕雛不知燕雛

得全而已不免蟻貪食蚓不知與蚓并為鴨所食嗟夫利者害之所伏也得者喪之所倚也為饞不已者可以戒矣



翠渠摘稿卷四